



葵花走失在1890

&黑猫不睡

张悦然 著 · 刘妍 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葵花走失在 1890/ 张悦然著; 刘妍绘.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5.1

(顶点之星绘本系列)

ISBN 7-80574-892-6

I. 葵… II. ①张… ②刘… III. ①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②漫

画: 连环画—作品—中国—当代 IV. ①I247.7②J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4434 号

特约策划: 田 杨 海 娜

责任编辑: 舟 城 孙 铮

美术编辑: 顾 佳

装帧设计: 吕 江

书 名: 葵花走失在 1890

著 者: 张悦然

绘 图: 刘 妍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 215006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2286 传真: 0512-65220750

印 刷: 常州市大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4.5

印 数: 00001-10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7-80574-892-6/I·021

定 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写在前面的话

曹文轩

这些年看了很多少年写手的文字，心中很喜欢。他们思想的锐利新鲜，意念的狂放不羁，表述世界的别具一格，驾驭文字的潇洒自如，都使我感到了一种阅读的快意。我为他们的写作说了许多赞扬的话，我以为是应该的，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近来，不少人对这些八十年代后的写手颇多微辞。倘若是针对他们的写作态度与作品中所散发出来的人生态度而与其商榷甚至给予严厉批评，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在这些方面，即使那些大师不也时常被我们所质疑吗？何况是还在成长中的他们呢？但若对他们的写作也不服气——不仅不服气，还不屑一顾，认为这些文本毫无说道之处，作品的走俏，纯粹是社会发神经，是商家所为，是读者的无知，那我就不敢苟同了。你必须想到他们的写作年龄，你不能拿衡量托尔斯泰、鲁迅、蒲宁、沈从文这些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这些年媒体老爱做他们的文章，有事没事就烧一把火，没有必要；而现在又有那么多人视他们为洪水猛兽、跳梁小丑，要去贬他们，也没有必要；棒喝与追打，就更成问题了。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少年热爱写作，且能写出这样多这样好的文章来，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该在看过他们的文章之后，问一问自己在他们那么大点年纪时，又是如何写文章的，又写了些什么样的文章。我不敢说别人，我只说自己。我在他们那么大时，已经是一个在写文章上很被老师看好的人了，但今天

翻开当年那些所谓的文章，若是一边看着一边想着今天这帮少年写手所写的文字，我大概是除了羞愧，还是羞愧了。

少年写手大行其道，强化了一个民族的写作意识。

偌大一个国家，出来十个、二十个少年写手，能写一手好文章，这本是应该之事。写作本就应是所有少年的基本训练。古代人都能有这个意识，现代人就更应有这样的意识了。

现在，这些文本又要以另一种形式再现其魅力，它们所产生的效果可能是我们难以预测的。因为，这是一个图画的时代。

他们其实已不再是少年，他们自己会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的。

2004年11月27日





张悦然 著

刘妍 绘

1890

失

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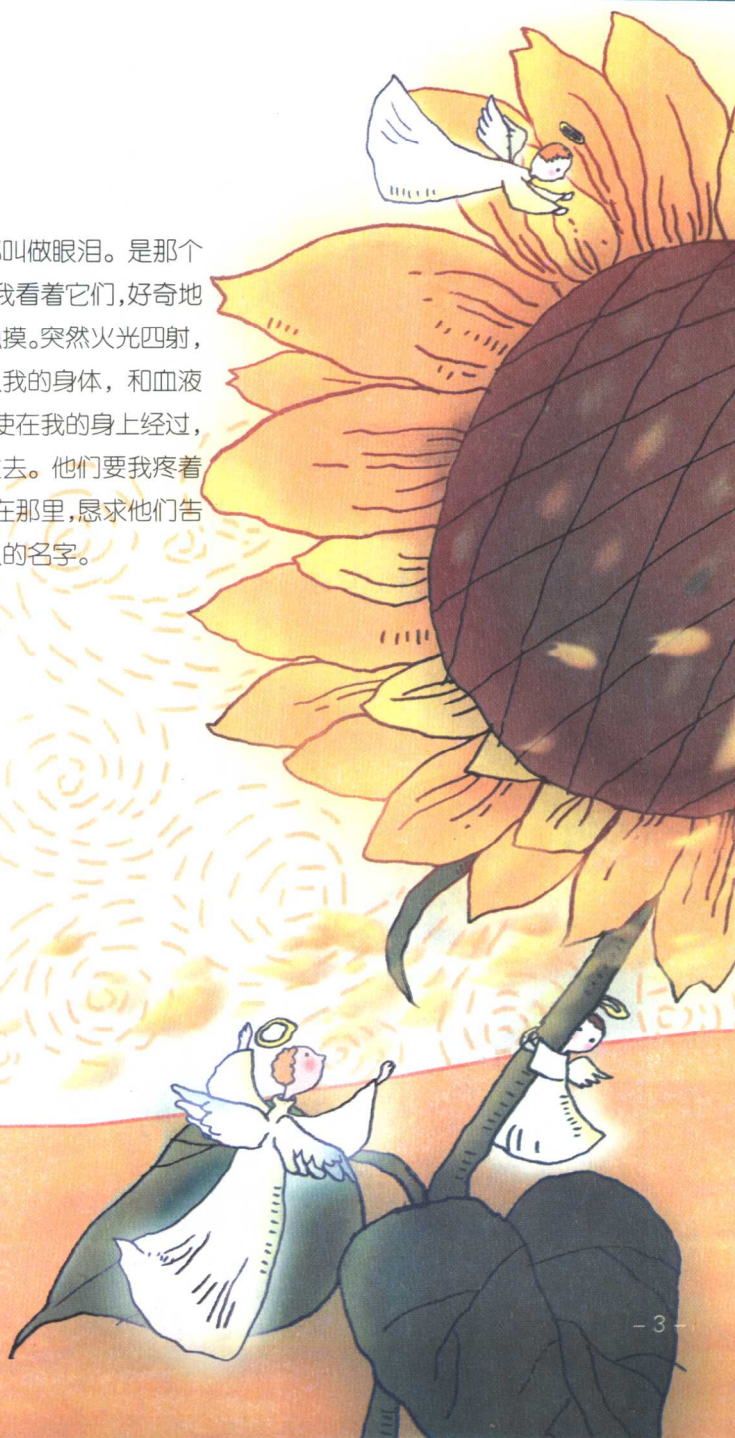


1st

那个荷兰男人的眼睛里有火。橙色的瞳孔，一些汹涌的火光。我亲眼看到他的眼瞳吞没了我。我觉得身躯虚无，消失在他的眼睛里。那是一口火山温度的井。杏色的井水漾满了疼痛，围绕着我。



他们说那叫做眼泪。是那个男人的眼泪。我看着它们，好奇地伸出手臂去触摸。突然火光四射，杏色的水注入我的身体，和血液打架。一群天使在我的身上经过，飞快地践踏过去。他们要我疼着说感谢。我倒在那里，恳求他们告诉我那个男人的名字。





就这样,我的青春被点燃了。



2nd

你知道么,我爱上那个眼瞳里有火的男人了。



他们说那团火是我。那是我的样子。他在凝视我的时候把我画在了眼睛里。我喜欢自己的样子，像我在很多黄昏看到的西边天空上的太阳的样子，那是我们的皈依。我相信他们的话，因为那个男人的确是个画家。

可是真糟糕，我爱上了那个男人。

我从前也爱过前面山坡上的那棵榛树，我还爱过早春的时候在我头顶上酿造小雨的那块云彩。可是这一次不同，我爱的是一个男人。

An illustration of a man with short brown hair, wearing a dark blue jacket, seen from behind. He is sitting on the ground in a field of tall sunflowers with large, dark brown heads and bright yellow-orange petals. He is holding a white canvas on an easel and painting with a brush.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several large, gnarled trees with thick trunks and sparse foliage. The sky is a soft, hazy blue and yellow, suggesting a sunset or sunrise. The overall mood is peaceful and contemplative.

我们没有过什么。他只是
在很多个夕阳无比华丽
的黄昏来，来到我的面前，
带着画板和不合季节的忧
伤，带着他眼睛里的我。他
坐下来。我们面对面。他开
始画我。其间太阳落掉了，
几只鸟在我喜欢过的榛树
上打架。一些粉白的花瓣离
别在潭水里，啪啦啪啦。可
是我们都没有动。我们仍旧
面对面。我觉得我被他眼
睛里的旋涡吞噬了。



我斜了一下眼睛看到自己头重脚轻的影子。我很难过。它使我知道我仍旧是没有进入他的眼睛的，我仍旧在原地，没有离开分毫。他不能带走我。他画完了，他站起来，烧焦的棕树叶味道的晚风缭绕在周际。是啊是啊，我们之间有轻浮的风，看热闹的鸟。他们说我的脸红了。

然后他走掉了，身子背过去。啪，我觉得所有的灯都黑了，因为我看不到他的眼瞳了，我看不到那杏色水的波纹和灼灼的光辉。光和热夭折在我和他之间的距离里，掐死了我眺望的视线。我看见了月亮嘲笑的微光企图照亮我比例不调的影子。我知道她想提醒我，我是走不掉的。我知道，我固定在这里。

男人走了。可是我站在原地，并且爱上了他。我旁边的朋友提醒我要昂起头，他坚持让我凝视微微发白的东方，昂着头，带着层云状微笑，那是我原本的形象。我环视，这是我的家园，我被固定的家园。像一枚琥珀，炫目的美丽，可是一切固定了，粘合了。我在剔透里窒息，我侧目看到我的姐姐和朋友。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影子很可笑，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不能够跳动的，走路和蹲下也做不到。





他们仅仅是几株
葵花而已。植物的头颅
和身躯，每天膜拜太
阳。

我也是。葵花而
已。

可是我爱上一个
男人了你知道么。

一株葵花的爱情
是不是会像她的影子
一样的畸形？